



父亲与 拔鱼

陈连清/文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温黄平原南端的水乡，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

父亲出生于1927年，那一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长大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过抗战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家乡上空盘旋，扔下炸弹，听到过解放温岭城时的隆隆炮声，亲历了斗地主分田地的喜气洋洋。这一段我国党和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正好浓缩在他青少年时期，他本身是一本书。

他中等身材，一米七透一些，剃着平头，瓜子脸，略显清瘦，一双罗中立油画《父亲》里的手和深沉的眼神，配以一件对襟黑粗布外衣，格外精神矍铄。

他一生务农，田间的活儿，诸如种稻、种麦、种菜；车水、犁耙、捻泥；播种、收割、治虫样样内行。旧时的家乡家家户户都串蓑衣。父亲一天能串一件，一人能抵两人的活。

父亲一生没有干什么大事，就凭着一身力气把我们众多的子女喂养长大。做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事，他把微不足道写满了平生的经历。然而，我的耳边常响起英国作家菲·贝利的话语：不要光赞美高耸的东西，平原和丘陵也一样不朽！我又觉得父亲就像莞河岸边生长的一株莞草，挺拔而翠绿，为水湄和大地平添了一份绿，氤氲出一片美。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俱尽力，东方殊未明。父亲就像是一头老黄牛在艰辛的路上不倦地跋涉。那时，我家有一间阁楼，矮小而局促，边上有一条厢路是用小石条铺的，踩到上面有几处会发响。五更时分，父亲常常踏着夜色，滴答滴答，我会在睡梦中惊醒，知道父亲出门了；夜幕降临，又会踩着那响声回家，或是田间劳作，或是外出剥棕榈。如若在家中串蓑衣，也是天蒙蒙亮起床，点起油灯做起领子，上午串好上半件，下午是下半件，晚上把两部分连接起来，剪去刺毛，又是拷打又是揉，使其光洁亮丽，像个待嫁的新娘。那时，姐姐和我跟在后面搓小绳、敲棕榈。父亲就是这般日复一日，四季更替，年复一年，燃烧着自己的青春。

家乡是个大湿地，河流密布，纵横交错，大江小河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水网。乡村有鱼何处是？半邱半岛半海湾。祖辈们因地制宜发展了淡水捕渔业，人称“拔鱼”。

所谓“拔鱼”，不是在鱼身上拉，而是用鱼网撒在大大小小的河道上，对鱼进行围捕。这个“拔”是手拉网的意思。网，上面是网纲绳，有网浮，下面能拖到河底，有网舵；下网时，选取前方是河湾的地方，将长长的鱼网在河中央分开两边，分别送到两边河沿，每边都有一人在拔（拉），拔到河湾处，两边会合，鱼在网里就被捕到了。

捕鱼的网是用芭麻织的，下水前需用棕榈籽捣烂烧成汤浸泡。浸泡要反复多次。水烧开了，稍凉，将网布放进汤里浸半小时，然后拿出晾干；晾干后网又浸到汤里，然后又晾干。这样反复多次，浸泡至网布能竖立起来为止。这样处理后的网就不会腐烂。

渔船是小小的，船的前右边按一把桨，左边的中间一把，后面有一个把舵的老大。船出发了，三桨共振，船就会飞也似的向前驰去，平静的河面会犁起一河浪花。

船上实行股份制，由数幅组成，如兜一幅，就是间日下水，半幅隔两日下水。一次下水是一夜一日，傍晚下船，整夜都在河沿作业，第二天一整天，晚上回埠。

父亲说，最苦莫过于“拔鱼”，这是难以形容的。冬夜，霜降冰冻，寒风刺骨，在黢黑的夜奋力前行，常常会碰到坟茔，甚至有停在河边的棺材。过去河边有许多刺蓬，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常会被扎得鲜血直流。而吃的冷饭，结着冰碴，吃到嘴里，冻到肚底，真是又冷又怕又饿。夏夜，常会碰到野狗、毒蛇，又热又危险。父亲说，这样的生活坚持了十五年，真是苦不堪言。父亲年轻时就有严重的胃病，常常反酸、作呕、疼痛，这个病就是在那时落下的。

我十五岁那年，家里还难以温饱。父亲想让我去“拔鱼”，但想想又不舍得。在决策的关键时刻，他走过来又走过去，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最后还是放弃了。每每看到大我几岁的堂哥友清等一群年轻人，背着饭桶，身披蓑衣走下船去，我的心头就会泛起一股辛酸。船晃悠悠离开埠头，那三桨齐舞，击打在我记忆的长河里。

梅雨时节话杨梅 千年一果醉夏风

江文辉/文

芒种过，杨梅来。梅雨时，醉夏风。入夏后，缤纷水果接踵而至，前脚尝了西瓜、甜瓜，后脚就来了杨梅、桃子，是爱吃水果者最喜欢的时候了。

对于杨梅，台州人绝对是情愫在心间的。喏！除直接吃、冰冻吃外，还花样百出，如杨梅酒可以解暑气，杨梅干可以除口气，至于杨梅酱、杨梅罐头、杨梅雪糕、冰糖杨梅汤等，只有想不到，没有吃不到，林林总总不下20余种。而奇怪的是，走出这个地域圈后，在国内其他地方，却鲜有这种浪潮，这大抵与台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大有关系。

杨梅，亦称“珠红”“龙睛”，因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其果色红中透紫、紫里泛黑，果质娇嫩多汁，果味甜酸爽口，清香诱人、极具风味。其原产于浙江余姚，据1973年考古挖掘佐证，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杨梅属花粉，这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它就扎根在浙江这片土地上了。

而在台州，杨梅的栽培历史也非常悠久。据历代地方文献载，台州杨梅早在汉代时就有人工栽培，后于宋代广泛种植，民国时更是位居果类种植首位。甚至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直接点名了台州的杨梅。

仙居三姐妹杨梅。缘于这份情愫，到今天为止，仙居的屏风岩顶还尚有棵近8米高，树干直径1米，树冠直径达17米，年产杨梅足有上千斤的千年杨梅树王，另百年以上的杨梅树足有5000多株。据《美食满台》梅雨时节话杨梅》载：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州杨梅重振雄风。进入21世纪后，杨梅种植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截至2020年台州全市杨梅种植面积达44万余亩，产量27.9万吨。

尽管与其他县市比起来，温岭杨梅的名气不够大，但其底蕴一点都不逊色。据史料载，温岭杨梅也有千年栽培历史，《嘉靖太平县志》更是罗列了包括金岙、肖村五龙山、晋岙产杨梅的掌故，至民国21年（1932），全境共输出杨梅2万担有余。品种方面，按温岭方言合算，有早酸、野乌子、肚野鸟、刺梅、高滴头、黑品梅、野棕里、荸荠杨梅、东魁杨梅等，且品种树都干粗冠齐，叶茂枝繁，高则可达十余米，其子诚如三国沈莹《水土异物志》所载“子如弹丸”、宋代《赤城志》所称“土人所植，多大而甘”。

这其中，属东魁杨梅种植面积最广，也最受消费者青睐。东魁杨梅，其原产于台州黄岩东岙村，因果特大而著称，属大果晚熟品种。上世纪50年代东

魁杨梅开始被栽植，并于1980年获得推广。

但东魁杨梅一开初并非叫这个名字，而是被称为“东岙大杨梅”，其东魁之祖是一棵野生杨梅树，时树龄已有130多年，且有16株嫁接后代树，皆100年以上树龄，传仙居东魁杨梅品种与之同源，亦远近知名。1979年，浙农大编写的《果树栽培学概论》正式定名“东魁”，并单列为杨梅品种。

温岭，作为引进东魁杨梅品种较早的地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逐步大面积种植。以箬横镇为例，据《箬横镇志》载，1982年以来，在县林技部门指导下，高浦岙、晋岙等地少量引进余姚荸荠种杨梅、舟山晚稻梅和仙居东魁杨梅等品种。2004年全境杨梅种植面积1512亩，总产量816.45吨，其中东魁品种占八成以上。

至今，温岭已形成凡有山林多有移栽史的种植格局，现较多分布在温峤西焦湾、南湾，坞根东、西里，城东紫皋，新河长屿，石桥头陈岙等地。



与杨梅厚重的历史背景相比，赏玩品味杨梅也经历代人的淬炼与升华，已然成为一门学问，并成为梅雨时节话杨梅的独特文化。早在汉代，就有文人墨客为之倾迷，赋、记、行、志不绝于书。

南朝时，被奉为温岭望族之一的盘峰江氏始祖江淹更是以一首《杨梅颂》而被誉为“杨梅入诗第一人”。其称杨梅“宝跨荔枝，芳轶木兰。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绣壑，招霞结峦。为我羽翼，委君玉盘”，把杨梅从美果层面第一次真正升华到文学艺术的最高评价境界，以致于在当时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争相竞购、赏玩品味。

到了宋代，杨梅在苏东坡的笔下更堪比王炸级别，直截了当把杨梅列入果界“百晓生兵器谱”的第一方阵，远在荔枝、葡萄之上——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正因此，台州境内的杨梅成为历代人追捧的果王，每每梅雨期时，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争相描绘，在千年的洗礼下，杨梅早已集浓厚观赏与食用价值于一体，更添加了浑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意蕴，被誉为是夏日“骊珠”。

也许“万宠之下必有传奇”的缘故，在杨梅身上，资料显示的古今野趣多不胜数。如杨梅之名，就有多个

版本的传说。据陆生作《说杨梅》载，说是在余姚、慈溪的交界处，古时住着一对杨姓父子，有一天他们救了百果仙子，将之收为义女，取名梅株。后来梅株葬于树下，从此这树开始结果子，故名“杨梅”。又据《群芳谱》载，杨梅，一名杵子，生江南、岭南山谷间，会稽者为天下冠。传说，从前会稽山上的野杨梅酸得掉牙，涩得麻口，西施吃得捧心皱眉。后因染了范蠡的血，沾了西施的泪，才变得香甜水灵。

与这些故事比起来，文人斗梅更有意思。宋代张端义《贵耳集》载，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福建、吴地有二人同中当年进士。在前往吏部听候选任期间，他们喝了点小酒，开始夸耀起彼此家乡的土产来。福建人讲的是荔枝，一板一眼引用唐人韩翃《别李明府》诗“胡儿夹鼓越婢随，行捧玉盘尝荔枝”；吴地人不甘示弱，以杨梅为题，也一板一眼引用唐人李白《梁园吟》诗“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二人见状，一个喊“玉盘尝荔枝”，一个喊“玉盘设杨梅”，不禁会心一笑，异口同声道：好一个“玉盘也”。随后，二人趁酒兴，在屋中墙壁上作《玉盘》诗，其中福建人写“闽乡玉女含冰雪”，吴地人作“吴郡星郎驾火云”，遂广为流传，至今“吴郡星郎”成语成了杨梅的雅号！

三

五月杨梅天下奇，颗大核细其色紫。翻开杨梅的厚重之页，它的吃法更有一绝。在古代，杨梅比得过西凉葡萄、闽中荔枝，但它却偏偏是雨季中的果子，一日味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酒气扑鼻，果蝇乱飞。

不是霉在枝头，就是落在山头，虽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功能，也有落红不是无情物的悲愁。

所以，在吃杨梅时，人们更多的是爬上树边摘边吃，是百果中距离最近的吃法。这其中，东魁杨梅是最难搞定的一个品种了。因为它个头大，一般成熟的都能填满一个成年人的口腔，那一嘴劲，直逼着嘴角开了个洞，红色的梅汁像飞瀑般爆出来、流下去，惹得满身衣湿湿的、黏黏的，而穿白衣者，凡沾染杨梅汁，那就休想洗干净了。

当然，属于温岭的笑谈事也会发生。一些孩子为了吃杨梅，往往让杨梅汁沾惹一身，大人们则会在一旁劝慰，久而久之形成民间俗语“过了杨梅季，梅汁自然呒；梅雨不吃梅，小孩会发霉”。

与现场吃杨梅，冰镇版的则显得有些静中求爽，只求牙齿冻的快感罢了。而作为温岭人，另一种吃法，就是杨梅酒了。清代黄元御《玉揪药解》载，杨梅“实如杯盏，青时极酸，熟则如蜜”。酿酒号“梅香醉”，土人珍重之。

能入药解的，都有药性。确实，温岭民间认为，杨梅酒有解暑、祛湿、利尿、抗癌等多重功效，是夏暑

玛瑙。传说，这一方法是李时珍所发明的。他用杨梅烧酒的方法，能够治夏痱，还能止腹泻、防霍乱。

所以，每到杨梅成熟季时，温岭人除了尝鲜外，更多注重于酿杨梅酒。而酿，其准确说法应该是泡，利用果品本身的果酒因素进行酿泡，故这制法相对比较普遍、简易，即把鲜杨梅洗净，辅以对应的白酒（以自选为主，一般民间散酒最佳），再配上一些冰糖，同浸在瓶、坛里封好就可以了。

但杨梅酒浸泡时间一般不能太长，一个月之内为宜，当然民间也有认为泡的时间越久，其酒色越深，那么效果则越好，是根据个人口味而定。

不过，杨梅酒虽好，可不能贪杯。经过浸泡过的杨梅也好，白酒也罢，虽然口感都双双得到大幅提升，但其酒精含量可不容小觑。杨梅里有果酒曲子，与白酒相交织，会改变原有白酒酒精度数；而杨梅在此期间，又一直在吸收酒精，故一颗经酒泡过的杨梅过甚者抵得上一小两的白酒。

可在温岭人眼中，这都不算什么，诚如“梅雨时节话杨梅，千年一果醉夏风”一样，约上三五好友，围坐一圈，躲着闷热的天也好、狂躁的雨也罢，品尝杨梅，或喝杨梅酒，论着天文地理、古今雅俗，讲得鸡毛蒜皮、丝弦云板，不枉经夏之人间仙游，管他横卧沙场也好，同赏岭南飞骑也罢，求个乐图个趣，权是当了一回吴郡星郎。

长塘

残苑

月光洒过长塘
让我想起那时的父亲
有一项特长 钓田蟹
用一竿竹吊上一根捆着油鳗的丝绳
再配合光照的作用引诱田蟹上钩
早在八十年代末，浙东南沿海
能钓到的田蟹不少，我只十岁
见到水田里横爬的田蟹还有点怕
跟着玩泥鳅、黄鳝、青蛙的
根本不知道在夜里出动的父亲
凭借一束光走过许多的长塘
和细泥和野草丛生的水莲很碍眼
如今走在长塘边
喝不出父亲在时的长塘水
田间地头的现代气息愈发浓厚
沿着市场走我也到不了那个终点站

父爱是一股化不开的汽油味

章柠檬

认识父亲是从他身上的汽油味开始的
一双油渍斑斑的大手
把我端放在他膝盖上
命令我：快！叫我爸爸
我想躲却躲不开
原来这个又脏又累的货车司机
就是我父亲
父亲很少陪伴在我上学的路上
他甚至会忘了我上哪个年级、哪个班
可他会准确无误地拦住
那几个经常欺侮我的调皮男孩
满身的汽油味让他们相信
我爸会像修理机器一样修理他们！
父亲很少和我正式交流
他似乎不太知道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可他会斩钉截铁地说：爱看什么书，就买！
然后把一把满是汽油味的零钱
塞进我口袋
父亲几乎没有休息天
除了过年
他很少换一身体面的衣裳
可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天
他穿上白衬衫亲自送我
到300公里之外的杭州
开着那辆笨拙的大货车
一路都是我熟悉的汽油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厌倦这样的汽油味冲进我的教室
悄悄塞给我一大包红薯干
转身离去时已让我听见
周围一阵窃笑
我厌倦这样的汽油味不由分说地冲进KTV
大声嚷嚷着：灯太黑了！男女都分不清
我不得不让他得意地领我回去
我厌倦这样的汽油味总是等在
我回家的路上
一百次地问：他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一百次地回答：反正他不是
开货车的！
在我的婚礼上，父亲把我的手重重地压在
另一个男人的手上
小学都没毕业，说话还口吃的父亲
竟说了一个长句子：
这丫头虚荣，她看不起像我这样开大货的
你这双斯斯文文的手可要把她拽紧了
拽一辈子！
我突然想紧紧地靠在父亲的肩头
这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汽油味
这里是我的大山！我的底气！